

《若纪若离》作者囡囡团团

温馨爆笑再次出击，**够癫够萌够工口了够极致！**

小蘑菇，出击！必胜！

邈邈小道姑捡到极品大美男？！

囡囡灵芝妖爱上无敌泥鳅精？呢，带鱼？欧买嘎，是龙神！
两个「妖物」闯荡凡尘，仙界人界鸡飞狗跳。

囡囡团团·著

仗剑笑天 踩蘑菇

她爱上便不放弃，即使他是怪物，也要关心他，保护他，
只因为「我能够安歇的地方，只有你的身旁而已。」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UBLISHING

207.5

84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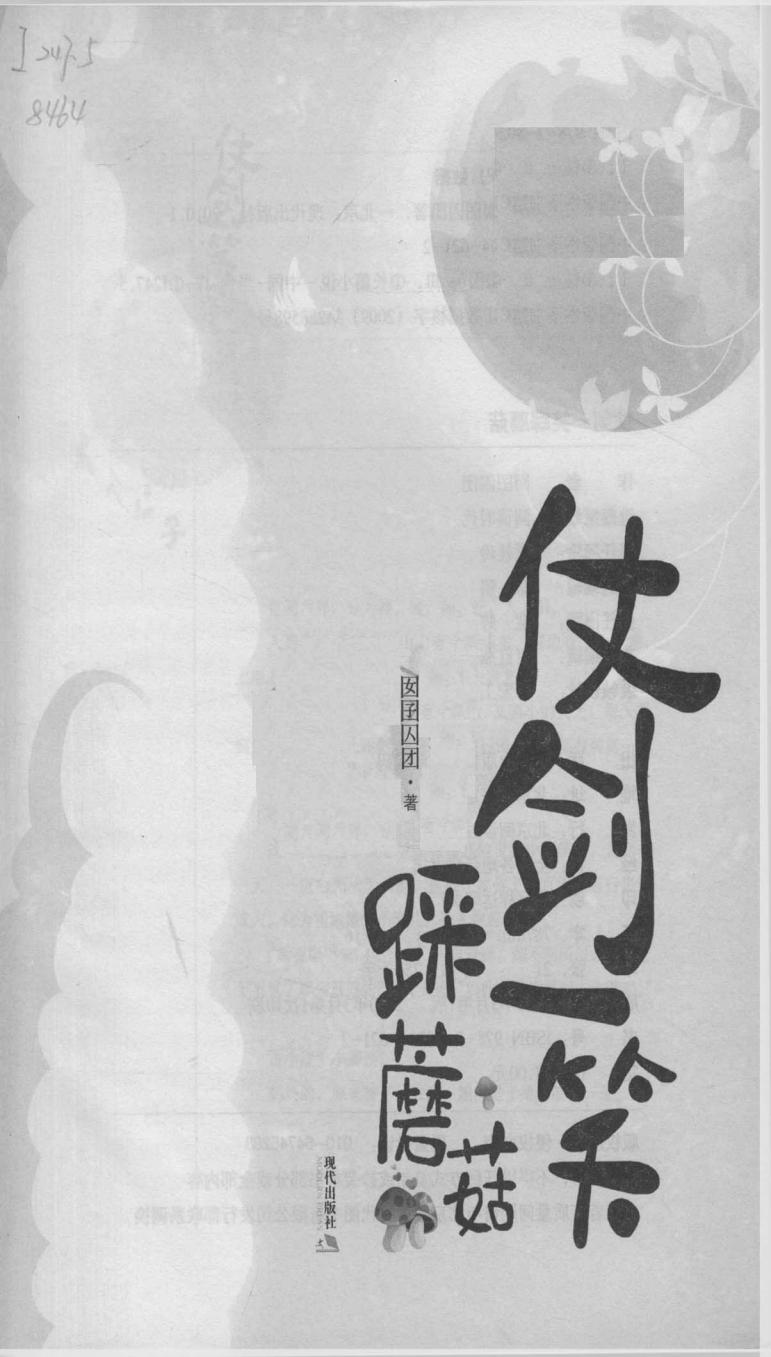


仗劍笑

踩蘑菇

因因因团·著

现代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仗剑一笑踩蘑菇/囡囡囡团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80244-621-2

I. ①仗… II. ①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8598号

仗剑一笑踩蘑菇

作 者: 囡囡囡团
选题策划: 阅读时代
责任编辑: 张桂玲
特约编辑: 张 朔
责任出版: 蓝 婷
美术编辑: 肖红燕
装帧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出 版: 现代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11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A座
发 行: 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制: 三河祥达印装厂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21 字数: 280千字
版 次: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244-621-2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; 质量投诉: 010-64745288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发行部联系调换

仗劍笑採蘑菇

楔子

世间六界，分为神，魔，仙，妖，人，阴。

人界有个天衍山，山上有个断魂崖，崖边有个小土堆，土堆上有棵常青树，树下有一朵……灵芝。

刚有了一点神识，又干，又瘪，又胆小的灵芝。每天看到人便惊惶地闭上眼默念：不要抓我炖汤，不要抓我炖汤……

“好丑的蘑菇。”人蹙了蹙眉，离开了。

……

这一度成为小灵芝在断魂崖其他灵物中的笑柄，直到有一天，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直接让她省了五百年的道行坐地成人，化为粉嫩嫩的小婴儿，被人抱起。

“断魂崖哪来的婴儿？”人很奇怪，却不明所以，一瞥之下不见了那朵丑丑的蘑菇，笑道：“如此……你便叫古小蘑吧。”

古小蘑？小蘑菇？

奶奶的，原来转了一大圈，她仍是干瘪的蘑菇一朵。

仗劍笑踏魔姑

第一章

白烟缱绻，天色朦胧，空气中隐隐有暗香浮动，一丝一缕萦绕鼻端，勾引着她的脚步，控制不住地向前，踩进云中像是陷入了虚无。

就是这个地方，十年来，不知是第几次梦到——她看了看现在的手，白嫩细致，绝对不是她自己的，然而，更重要的，却是手中紧握的剑。

那是一把她从未见过的剑，长不过三尺，质地轻盈，金色的流光盘旋其上，剑身微微颤动着，像是抑制不住般要释放那毁天灭地的力量。

这感觉有些怪异，是在梦中，在一个不受她控制的身体里，不由自主地向前走着，却怎样也无法醒来。

明明知道是梦。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的身体。

明明知道，前方的那扇檀木门后，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可那个身体便是一直向前，连带着她也似着了魔一般，想看那个门后。

一把落满了灰尘的锁，很小很脏，却是天下最牢固的伏魔障。奇怪的是，这伏魔障的链子却不圈住门，而是绕了几圈便陡然向门内蔓延而去。她伸出手，推开那虚掩的门，也不知是自己还是这身体，心跳早已如雷。

门无声地被推开了。

瞬间，狂烈的煞气扑面而来，几欲令她窒息。

她没有后退，手中的剑却愈发不安稳。两个巨大的通天石柱巍峨耸立，伏魔障锁链蜿蜒而上，纵横交错，密密麻麻的咒文悬挂其间，浓重的肃杀之气弥漫开来。

似乎是囚禁了什么人。

她沿着伏魔障向前，望着那被锁链禁锢的背影，愈发清晰。

突然空中劈下一道天雷，那人影一顿，完美的肩部扭曲起来，击起的煞气四散摇荡，汹涌中锦缎般的墨发撕裂开来，在翻飞的符咒间猎猎飞舞。

她举起剑。

仿佛感应到什么一般，那人影回眸，尘嚣间氤氲了面容，只见墨绿色的眼睛一眨，她便像是陷入了一汪碧水，翡翠潋滟，点星辉芒。

“是时候了。”

她感到自己在轻笑。伏魔障在她剑下如同麻绳一般断开，符咒燃烧起来，烟尘中弥漫着低低的吟唱，石柱衍生出愤怒的裂痕，天地都在摇晃。

恍惚间，人影却不见，她听得耳边低低浅笑一声，还未散去，突然一道青色的光痕闪现，狰狞的鳞片携着滚滚的天雷，直直向她击来。

身体便似僵硬了一般，手中的剑挣扎着，似乎不甘如此便被吞没。

她呆呆地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脱口而出：“你是泥鳅精吗？”

那缠绕着电光的巨大青尾突然僵住，在她鼻前停了下来，额间的刘海儿被吹得乱七八糟，她突然反应过来自己能说话了，刚刚吸起一口气，便见那青尾没入烟尘中，化作一个青色的衣衫下摆，微微荡漾。

她眯起眼睛想要努力看清，四周却黑暗起来，身体突然掉落，她徒然地挣扎，却阻挡不住一直向下，向下——无法停止——

“啊！”

古小蘑猛地自床上坐起，额头遍布着细密的汗珠。

又梦见了，那个门。

她呆呆地坐了半晌，忽然猥琐地笑起来，这次能看清门后的人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，下一次梦见，没准就能看到那条泥鳅精的真面目。

古小蘑又躺回床上，亵衣凌乱地敞开半边，露出碧绿的肚兜带子。她随意扯了扯，又懒洋洋地抱住被子滚到床边，屁股撅在被子外面。良久，觉得有些冷了，刚要蒙上被子准备大睡一场。红木雕花门突然被敲响。

“师姐！都几时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”

古小蘑考虑了一下，是要勉为其难回答一下她的小师妹，还是继续闷不吭声地装死。

“今天师娘要检查御剑飞行的！师父说师姐你若敢像平时那般迟到，他老人家就……”

古小蘑回想起昨天早课迟到时师父所说的话，暗骂一声，刷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整理完毕推开门，小师妹索索正俏生生地站在门外，一身粉红色的纱衣，凤目朱唇，柳眉巧鼻，颊边一个甜甜的酒窝。经常人还没看到，银铃般的笑声便远远地传了过来。

古小蘑拿起佩剑，肚子却咕噜噜地响了起来，顿时垮下脸：“早饭已经收了吧？”

索索见古小蘑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嘴角弯起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，笑道：“师娘亲手做的包子，我偷偷拿了三个。”

那油纸包还在散发着热气。古小蘑当即两眼放光，嘶吼一声扑向索索：“还是小师妹对我最好。”

索索温婉地笑了起来，握住古小蘑的手，轻道：“边走边吃吧，咱们得快去修心亭了。”

古小蘑鼓着两个腮帮子活像个屁股，含混地应了一声，跟了索索便走。

初秋的凉气在清晨尤显萧瑟，古小蘑累得腿肚子都转了筋，才翻着白眼爬上山顶。眼前却是一派肃静，小字辈的师弟师妹们正随着师娘打坐，石阶前一个古朴的小亭安然静卧，“修心亭”三个字婉约细致，隐约可见几个人影在亭下站成一排。索索吐了吐舌头，悄声道：“原来师父已经到啦。”

修心亭前，一个黄衫中年男子负手而立，衣袂间的古朴花纹衬得他清瘦如菊，正是天衍派的掌教莫为。此时他正满脸风雨欲来的表情，不爽地凝视着那远远跑来的粉衣少女。

好吧，其实他看的是那少女身后灰突突的身影。

古小蘑曾经也穿过飘飘欲仙的白衣，但三天之后，她的白衣已经成为传说中的收藏品被死死地压在箱底，那领口的泥印，前襟的油迹，袖口的可疑污渍无不昭然她这几天内吃了什么做了什么，毫无神秘感可言。古小蘑并不想让人一眼看透，于是她换了黑衣，满以为可以得意洋洋地使劲折腾了，不想在与二师兄云霄过招的时候，被一脚踹进土灰里，就此发现原来黑色是那么招灰。

啊，灰色！

天下间怎么有如此完美的颜色？无论怎么脏，怎么折腾，怎么被踹飞，也能够成全她一个月只洗一次外衫的美梦。

于是这一辈中唯一两个二八年华的少女，一个愈发美丽娇艳，一个愈发老气猥琐。

莫为轻轻地咳了咳，这是他要训斥弟子的前兆，骇得索索和古小蘑站直了身板，脑袋却呈面地状死死盯着地面，仿佛地上能抠出一个铜板来。

“早课又迟到，罚你二人清扫修心亭一月。”莫为不苟言笑，古小蘑在心里疯狂地狂奔，虽然平时总迟到，但起码还会隔一天迟一次，现下已经连着三天，师父是真生气了，



一个月啊……都要早早地起来扫地。她忐忑地稍微抬头，正对上索索也哀怨地瞄向自己，顿时有些愧疚自己连累了小师妹。

“爹，小蘑和索索知错了，想必也不敢再犯，就不要责罚了吧？”站在一干弟子之首的男子剑眉星目，一身白衣衬得他飘逸俊美，正是大师兄莫轻远。

知错了？鉴于古小蘑迟到的光荣伟绩，莫为横了他一眼，训斥儿子也毫不留情：“你身为大师兄，便不要处处惯着她们。”

师父生气的时候，也只有大师兄敢说话。在场的三师兄杜煜城与四师兄杜煜祺收起了一惯嘻嘻哈哈的表情，兄弟俩一模一样，严肃地盯着远处的一颗大松树，使得古小蘑觉得他们此时假正经的表情甚为滑稽。二师兄云霄与五师兄傅烨文下山历练除妖，所以山上只剩了他们几个弟子。

“小蘑。”

“有。”古小蘑冷汗回神，很快立正站好。

“为师昨日怎样说的？”

“师父说，晚饭太咸了些，叫师娘少放些盐。”

杜煜城一个定力不够，差点笑出声来。

莫为身影僵了僵，沉声道：“胡闹，我说的是昨日练功结束的时候。”

古小蘑将油手藏在身后擦了擦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师父说，大家早些回房休息吧。”

“前面那句。”

“我就把你丢下山去！”

“再前面那句。”

“如果你今天还不能御剑飞行……”

“很好。”莫为负起手，“若你今天还不能成功，为师就要把你丢下山去，看你能否飞起来！”

天地静了。

古小蘑本就苍白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，她的五官平凡无奇，一头黑发也只是懒懒地随意拢起，表情渐渐严肃起来。灰色的衣衫裹在她瘦弱的身上，随风轻轻摇摆。落叶被旋起，围绕着她轻轻打转。气场有了变化，她站在那里，夺去所有人的视线。

莫为皱起眉头，难道这个一向对法术半点不通的七徒弟今日开了窍？

古小蘑刷地抽出佩剑，两根手指掐在一起念出一个剑诀，翻身跃起将佩剑直直抛出。那佩剑穿破了四散的气流直飞云霄，微微翻转便直直掉落，古小蘑看得真切，一把跃上剑身，大喝一声：“疾！”

仗剑笑踩蘑菇

咣当一声。

某人仍然留在原地。

一阵风吹过，师徒们全都张大了嘴，久久没有合拢。

严格来说，她的姿势很标准，掐腰提臀，腰板笔直，无比稳当地踩在佩剑上，这是御剑的标准姿势。而她的表情也很到位，狰狞异常，咬牙切齿。只是那佩剑正亲密无比地紧贴在大地上，半点没飞起来。

杜煜祺忍不住别过头去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，连莫轻远也忍俊不禁。

莫为头痛地翻了翻白眼，这个古小蘑，从小便半点术法的天分也没有，连个最基本的御剑飞行也不会。好在她习得一手好剑，可他们修仙之人，又不是江湖草莽，剑术练得再好有什么用？遇到妖魔鬼怪，还不一样要歇菜。

“索索，你来。”莫为拉过古小蘑，“好好看着。”

索索应了一声，粉色纱衣流动，她回身望了一眼，莫轻远向她微微一笑。少女像是立刻得到了莫大的鼓舞，抽出佩剑，回身挽出剑花，左手捏起剑诀，娇喝一声：“疾！”

一道白光乍现，索索站在自己的剑上，恍若离弦的箭一般窜了出去。

莫轻远带头喝彩，连莫为也暗暗点头。这几个弟子中，小师妹索索的功夫是最差的，此番御剑如此流畅，必是下了不少苦工。

索索跃下剑来，笑颜绽开，像是一团粉红色的花团般向莫轻远奔去：“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说我飞得好不好看？”

莫轻远还来不及回答，杜煜城便笑嘻嘻地道：“小师妹好生偏心，一下来就只叫大师兄，你三师兄和四师兄便成了透明的吗？”

索索窘得双颊通红。秋静如何不明白这小儿女的心事，微微一笑只作没瞧见。拉起站在一旁表情分外失落的古小蘑，轻道：“御剑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”

最后一个字出口，古小蘑已经瞬间转移到师兄弟中去了。瞅她那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样子，哪里有半分失落。秋静的身影也僵了僵，随即与莫为的视线相触，两个长辈无奈地摇摇头，皆是哭笑不得。

早课下了。杜煜祺伸手拽住古小蘑的后脖领，阻止她溜去厨房混饭。

“小蘑菇，昨日师父教的那套剑法，再使一遍我瞧瞧。”

古小蘑在他手下晃荡着，眼神呆板地道：“不要。”

杜煜城凑近他那张与杜煜祺一模一样的脸，笑道：“使一次吧，我今晚带你去摘天衍峰上刚熟的枣子。”



“当真？”古小蘑两眼放光，如果有会法术的人陪她去天衍峰，那可省了不少爬山的力气。

杜煜祺的眼里泛着狡猾的光芒：“当真。”

索紫从后面奔过来急道：“你们不准欺负师姐！”

“好好好。”杜煜城笑道，“小师妹说不欺负，我们就不欺负。”

杜煜祺笑嘻嘻地将古小蘑放下来，她一扭头，正看到一个白衣男子清俊的笑容。

莫轻远沉声道：“小蘑，咱们几个就你剑法悟性最高，使出来看看吧。”

她一怔，细不可闻地应了一声好，便别过头去，不敢再看大师兄的脸。

回旋，下劈，腾跃，飞刺。

又干又瘦，苍白无趣的古小蘑，永远不如索紫那般鲜活靓丽。

可是，只要手中舞起剑，她便好似不是她了一样，衣袂翻飞，神采飞扬。师父只演示了一次的剑法，即便是悟性最高的莫轻远，也做不到她这样完美。

索紫羡慕地拍起手：“师姐好厉害。”

杜煜城与杜煜祺看得性起，也抽出佩剑比划起来。莫轻远看着看着，视线渐渐从刀光剑影转向了身旁粉红色的人影。索紫侧过头，却发现大师兄在看她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旖旎的小女儿姿态展露无遗。

“三师兄。”索紫被看得羞了，突然冲着杜煜城道，“今晚我与你们一起上天衍峰摘枣子去。”

杜煜城一愣，上什么天衍峰，不过是敷衍古小蘑的借口罢了。可是既然有佳人欲同行，那岂有不奉陪之理。杜煜祺笑道：“好啊。”

“大师兄……”索紫红着脸道，“你……去吗？”

莫轻远爱怜地撩起她额前的碎发，温柔道：“自然是陪你同去。”

古小蘑一套剑法没使完，听到今晚有枣子吃，仿佛便已经见到了滚滚不尽的枣子把自己淹没，笑得也就格外猥琐。

入夜，天衍山的主峰没人黑暗，天上无月无光，仿佛一块沉默的黑丝绸。

古小蘑纵然没心没肺，也不由得心里对起了小手指，这般天气，貌似很适合杀人放火呐。

四道剑光陡然落在她身前，吓得她心虚地后退一步。要说别的仙法，古小蘑是定然懒得学的，但这御剑飞行之术的确是个好东西，不说那女弟子们都住在高高的小指峰上，单说在这天衍山来去自如不用爬山只用一扭腰抬臀的工夫，便不用她为了起床方便专门住在伙房和修心亭中间的半山腰上，每天夜里裹着被子吓得瑟瑟发抖。

从某种方面来说，古小蘑大概是唯一一个怕鬼的修仙者。

她独居的这半山腰位置独特，若要徒步爬到天衍峰，恐怕要等到明天早上。于是问题是显而易见的，杜煜城和杜煜祺两个人四只眼睛在黑暗中贼亮贼亮；索紫仍是一身粉红在夜里却别有一番妖娆；莫轻远向她伸出手，微笑道：“我带你吧，小蘑。”

在场的四人中，也只有大师兄的功夫足以带人御剑飞行。索紫像一团锦簇的花，兴冲冲地飞了出去，杜煜城和杜煜祺紧随其后。莫轻远携着古小蘑的手，提气上了佩剑。剑身陡然向前，她紧张得一退，却正好撞进他怀中。

莫轻远微微一笑，并不介意。古小蘑背对着他，心中如同被寒风撩乱的发梢一般暗暗翻滚起来。男子的白衣不时飘飞进她的视线，携着他身上独有的清爽气息，他的心跳就在她身后，一下一下，分外清晰。

他离她那么近。

仿佛从很久以前，在索紫来了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离她那么近。

莫轻远很快就赶上了前面三人，杜煜城笑道：“小蘑菇，在天上飞的感觉不错吧？”

古小蘑对他扮了个鬼脸，夜里陡然看到她白森森的脸做出那种表情还真有些吓人。杜煜城心里咯噔一下，使劲赶上了前面的索紫，杜煜祺道：“我们几人来比赛，如何？”

几人十七八岁，正值少年心性，于是都暗暗较起劲来。古小蘑笑了起来：“大师兄，我们也快些吧。”

莫轻远却似不在听她说话，眼神越过她直没入地上的黑暗。眉心一紧，轻道：“下面……好像有什么东西。”

他用了传音秘术，前方几个白影都停了下来。索紫有些不安地慢慢靠近了莫轻远，杜煜城与杜煜祺很快也发现了不对。古小蘑伸长了脖子往下面看，浑然没觉得有哪里不对。

“大师兄……”

莫轻远比了一个收声的手势。几人凑在一起，缓缓地向下沉去。

夜色中的天衍峰自有一番神秘险峻。五人刚一落地，便悄无声息地钻入矮树丛中，除了古小蘑差点被藤蔓绊个狗啃屎之外，过程还是满顺利的。

静谧的夜色中，隐隐浮动着一层紫黑色的气息。古小蘑神情微顿，轻道：“有妖气。”

别看小蘑菇别的不行，对妖啊鬼啊的感觉却是分外准确。索紫一怔，杜煜城与杜煜祺却是有些兴奋，几人除了大师兄，皆是头一次独自面对妖魔鬼怪，颇有些跃跃欲试。

莫轻远却面色凝重，寻常山峰有些个妖怪那是自然，可此地是天衍山主峰，遍山皆是修仙弟子，怎会有妖怪自投罗网？



思及此处，莫轻远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当下也不声张，只是示意大家屏息，微风撩拨着枝叶触及皮肤，有些痒得难耐。

天地仿佛静得连风声都淡去了，古小蘑憋得脸都紫了，就在快要忍不住的时候，远远地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。

“夫人……”

此话一出，躲在树丛里的五人皆是一惊，竟然是师父和师娘。

“师兄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真的看到他了！”

“夫人你且莫慌，这般走着定然无法跟上泽虚……”

六师兄？古小蘑心中一紧。

“御剑的话一定会惊动泽虚，师兄，我……”

“夫人，你且冷静冷静，我们先回去，可好？”

莫为安抚好秋静，携着她的手拔出佩剑，捏出一个剑诀，化作一道剑光，腾空而起，瞬间便只剩一个光点。

树丛中好久没有人说话。

“师父师娘……”索索口中有些发干，“见到了六师兄吗？”

“别说傻话了，小师妹。”杜煜祺道，“六师弟死了两年了。”

“是啊，定然是师娘思念他过度，见到了幻觉吧。”杜煜城安慰道。

莫轻远一直没有说话，这遍山的妖气又如何解释？何况他刚刚在天上所见到的那个人影，的确很像六师弟孟泽虚。

经历了这一番事情，除了古小蘑，大家都没什么心情去摘枣子了。莫轻远道：“三师弟四师弟，你们送索索回小指峰。我送小蘑回去。”

众人应了，索索望着白衣男子俊逸的身影，颇有些恋恋不舍。莫轻远对她宠溺地笑了笑，柔声道：“早些休息。”

三人御剑离去。莫轻远一转身，旁边却空无一人。费了好大一番劲才在不远处发现拼命往裙子里塞枣子的古小蘑，突然就有些无奈。

“小蘑。”

古小蘑一回头，见是莫轻远，顿时满嘴的枣子呛在了喉咙里，咳了几声，含混不清地结巴道：“大，大思胸。”

莫轻远黑线了。

“一个人住在这里，不害怕吗？不如我送你去小指峰跟索索一起……”

“我习惯了，大师兄，多谢你。”

古小蘑跳下佩剑，用裙里兜住的枣子洒了一点。她惋惜地看了看，莫轻远轻道：“那我便回去了，你快些回房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那灰色的影子立在山崖边，有些卑微与渺小。她一直呆呆地望着那道剑光，即使他早已离去了多时。

“别看了，人都走了。”

“干你屁事。”

“太冷天的我在这等了你这么久，真没良心。”

“再冷你也感觉不到吧。”

“讨厌啦，戳人家痛处……”

古小蘑寒了一下，偏过头瞥到空中飘荡的半透明魂状物正垂涎地盯着她裙子里的东西。若说古小蘑为什么怕鬼，因为她生来便能见鬼，而有些鬼的外观实在是不敢恭维，但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饿死鬼明显是个例外。古小蘑与他在厨房偷吃东西相识，一来二去的撞见，都起了同好之人惺惺相惜之感。当下将枣子往旁边的石头上一摊，那饿死鬼便猛虎扑食般冲了上去。

这情景有些奇异，一个枣子升到半空，从书生的口中进入，慢慢地自他身体中下沉，大概还没有到胃里便被古小蘑伸手拿出，直接丢进嘴里。

“喂，你这样我会觉得怪怪的耶。”书生委屈地道。

“我没有嫌你恶心就不错了。”

“你总这样欺负我，小心我半夜还找些死得难看的鬼来吓你！”

古小蘑脸色铁青，怕鬼也就罢了，她还可能是唯一一个被毫无法力的小鬼魂死死威胁着的修仙者。

“再啰嗦我收了你！”

“……你半点法术不会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

古小蘑恶狠狠地道：“臭饿死鬼，怎地还不快去投胎！”

“你一个人在这山上多寂寞啊，我自当陪着你。”书生笑得很欠扁，见古小蘑刚要说话，便岔开了话头：“今晚还没有练剑呢。”

她一怔，想到今天的那套剑法，的确还有些不流畅。

书生在旁边吃着枣子，看古小蘑在寒秋的夜晚里，刀光剑影，挥汗如雨。



什么悟性过人，什么精通剑法，都是狗屁。书生轻轻笑了笑，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到她如此努力的模样，因为谁也不会想到，那个一贯懒散的古小蘑，会因为自己不会仙法而自卑，只得在剑法上几近变态地刻苦。

书生看着看着，枣子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枣核在他脚下聚成了一小堆。古小蘑喘着粗气道：“明早……叫我……起床……”

“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，你转了性子吗？”

“早课迟到，师父罚我扫修心亭一月。”

“啧啧，你还是这般笨，叫我怎能放心转世？”

她手中的剑僵在半空，回身看那书生，他却仍在悠然自得地笑。如此自相遇起，偷吃了同一块点心。在师父来盘查的时候将他塞在床下，害他差点死了第二次。每日陪着她习剑还能吟上几句酸诗。这样早就能称作是朋友的家伙，已经被她眼底的寂寞囚禁，而流连了人间三年，看了她三年的女儿心事，这样，也算不枉了吧。

“三年了……怎地说走就要走？”她傻傻地问。

书生心下窃喜，这丫头虽然平时对他凶巴巴的，关键时刻还是很柔情的嘛。他一脸严肃：“三年，再不投胎便要当作孤魂野鬼被……”

“哎呀，”她恍若没听见地懊恼道：“你走了，明天谁叫我起床呢？”

书生泪奔而去，古小蘑站在原地，良久，一声叹息轻轻柔柔，随风散落。

大指峰，山顶宅院，寝居内透着昏黄的烛光。

莫为负手立在窗前，秋静轻轻斜坐在床边，两眼直直地盯着绣枕上的纹路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“我绝不会看错，那是泽虚。”

“若是泽虚的魂魄，怎地会有妖气？”

“或许泽虚没有死……”

“夫人。”莫为严肃地转过身，“泽虚摔下了断魂崖，乃烨文亲眼所见，切莫自欺欺人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秋静伤心地埋首哽咽道，“泽虚……他……”

“夫人……”莫为安慰般地搂住秋静的肩膀，轻道：“莫伤心了，定是有人假扮了泽虚，布下这阴谋诡计……”

“可会是谁呢？”秋静擦了擦眼泪，“哎呦，莫非他们想要那件东西……”

“师祖说过，事情已过了千年，蛟族已经绝迹，再不会有人知道那东西在天衍山……”

“当年那东西传至师祖一辈，为防万一，师祖将其一分为二，一个给了你，一个给了

仗剑采蘑菇

陆修师弟，莫不是他出了什么事情……”

莫为蹙了蹙眉，显然十分担心：“陆修师弟天赋异禀，虽然生性顽劣，可现下在灵宝派清修，修为只怕早已在我之上……”

“中原五大派自是同气连枝，但妖魔邪道何其多，防不胜防啊。”秋静忧声道，“云霄和烨文不是去拜会师弟了吗？便让远儿去寻他们回来，也让他多历练历练。”

“也罢，就让轻远走一趟吧。”莫为轻叹一声，“这天衍山，恐怕是要不安宁了。”

天还未亮。

书生缓缓行至古小蘑门外，装模作样地敲了敲门。

没有人应声，书生皱了皱眉，提高了声音道：“小蘑菇？”

他向房中一探，半透明的脑袋便穿透了门板，旁边还挂着半张古小蘑防止他偷看她洗澡的符纸，虽然他一直忘了告诉她，她的那几个鬼画符真的不管用，而且他也对她干瘪的身材没兴趣，可是……房中无人？！

书生一下子跳进屋内，古小蘑软绵绵乱糟糟的小床上的确无人，真的起早了？书生挠着头发，突然瞥到桌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压着一块芳香四溢的枣糕。

“珍重。”

字体娟秀，墨迹有些氤氲，明显被什么打湿过。

书生怔了怔，嘴角悄然弯起。

原来，只不过是怕告别而已。他默立良久，枣糕自口而入，缓缓经过他透明的身体，最终“啪”的一声掉在地上。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，书生的魂魄燃起了金色的光芒，慢慢地在消散。

若是她在，他一定要她知道，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吃到味道，甜甜的，香香的，恍若活着一般。

今天相比昨日，仿佛是两个季节。

古小蘑扫干净亭院，太阳正好破云而出。仿佛有什么东西缓缓地散去了，她看着山腰的地方，默默祷告起超度咒文来，虽然她的咒文可能根本不管用。


三年，对一个鬼来说，每日伴着她，也够无聊的了，走了也好。

话虽是这样说，可她倚在亭前，渐渐的还是红了眼眶。

“师姐！”索索的声音远远传来，古小蘑连忙抹了抹脸，装作望风景状。

意料之中地看到了莫轻远俊逸的身影，小师妹被罚，他是一定要陪着的。索索惊讶地望着焕然一新的亭院：“居然全扫完了……”





古小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是我连累了你嘛。”

索紫不高兴了：“你我本就是姐妹，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？”

古小蘑一怔，突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莫轻远安抚道：“小蘑也是好意，下次你也早起与她一起打扫便是了。”

古小蘑急忙道：“既是姐妹，谁打扫不一样。”

索紫板了一会儿脸，终究是耐不住两人一唱一和，将她逗得笑颜如花。三人在亭前说说笑笑，不多时杜煜城和杜煜祺也到了，天衍派的弟子也都陆续上了山，便只等师父师娘来督导早课。

奇怪的是，平时早早便到修心亭的莫为与秋静，今日却姗姗来迟，直至辰时将过方才现身。弟子们也不便多问，秋静照例去教师弟师妹们吐纳打坐，莫为顿了顿，却招呼了莫轻远进了修心亭。

杜煜城几人正在亭外打坐，突见天变，隐隐红光闪耀，一条三尺长的小火龙隐隐盘旋而出。古小蘑与众弟子们目瞪口呆，生怕一眨眼便错过了这等仙术奇观。秋静望了一眼，便悄悄走进了修心亭。

“御火术？”莫轻远也惊讶的张口：“爹……”

“此仙法杀伤力极强，本想过几年再传授于你们……”莫为轻叹一声，“算算你也可独挡一面，是该下山历练一番了……”

本来躲在亭外偷看的索紫一听莫轻远要下山，顾不得掩饰便跳了出来：“师父，大师兄去了，我也要去！”

莫为一怔，秋静却早已有心成全这一对儿女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何况二人早已互有情意，于是便笑着点头道：“你若跟了去，不准胡闹，知道吗？”


她却不知索紫少女天真，虽是早对大师兄芳心暗许，却从未想过二人独处之类的事情。便见她笑道：“多谢师娘！那……师姐可不可以同去？”

这下秋静也愣了。古小蘑正神游天外，突然回过神来，慌道：“我……我还是不去了……”

在索紫心里，男的最好便是莫轻远，女的最好便是古小蘑。她这般单纯的性子，秋静想了想便已了然，却听莫为突然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小蘑，你三人便结伴下山吧。”

原来莫为一代宗师，虽是修仙者无那许多忌讳，但少年男女出行，多个人总能避嫌。古小蘑却早已满脸苦相，下山历练啊，那岂不是风餐露宿，跋山涉水，没事还要斩妖除魔，遇见个有道行的，搞不好还成了人家的点心……

索紫见她愁眉苦脸，突然诡秘地在她耳边一笑：“师姐啊，下了山，那师父罚咱们扫修心亭的事……”



仗剑笑踩蘑菇

聪明啊！”

古小蘑茅塞顿开，脸上顿时多云转晴。

杜煜城和杜煜祺得知他们三人要下山，直嚷嚷着也要同去，莫为便只说了四个字“另作安排”，便叫他们成功闭了嘴。

古小蘑收拾妥帖，她本无什么家当，一把佩剑，几件换洗衣物，用布一卷便就此了事。秋静手中抱着一个包裹，一进门，看到古小蘑那个样子，不由得轻笑出声。

“师娘……”

秋静却不应，默默地打开布卷，替她整理好衣物。随即拿起自己带来的包裹，里面竟是两件罗裙，一件粉红，一件碧绿，皆是一般的款式绣形，古小蘑一看，当即心中一暖，轻道：“师娘……”

“小时候你便喜欢粉色，只是自紫紫来了之后便再也不穿了……你这孩子，师娘怎会不明白你的心思？只是远儿他……”秋静抚着古小蘑的手，轻叹了口气：“这两件衣服，本是师娘做给你们俩的春装，此番下山就带上吧，绿色也衬脸色，年轻姑娘家，别穿得老里老气的。你是师娘一手带大的，在我心里，早已将你当作亲生女儿一般……”

古小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：“师娘……”

她本是莫名其妙被遗弃在山上的孤儿，幸得秋静收养，这些年早就将莫为秋静当作了亲生爹娘。此时听到秋静真情流露，平时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顿时没了，哭得鼻涕眼泪横流。

二人携手出了房间，边走边说，到了修心亭。莫为正与莫轻远话别。

“轻远，此番历练，你要好好照顾你两个师妹，知道吗？”他本是一脸严厉，但话说到最后已经放软了语气：“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少生事端，但也不许丢我天衍派的脸。”

秋静柔声道：“远儿，江湖险恶，切记处处小心。”

莫轻远点头应允，莫为又道：“此番下山，名为历练，实则是要寻你二师弟和五师弟回来，明白了吗？”

莫轻远虽然奇怪，但也没有多问，只是犹豫着要不要跟长辈们说昨天晚上事。他几次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莫为却看了秋静一眼，秋静点点头，他才缓缓地道：“叫他们几个都进来吧。”

弟子们在亭内站成一排，仿佛都被莫为的凝重所感染，神情也都严肃了起来。莫为捏起三炷香，向天衍派先人拜了拜，这才转过身，轻道：“一千年前，天相大变，相传龙神即将转世，六界皆乱。龙神乃万兽之主，其力量足可毁天灭地。我派先辈曾言，那

